

中文廣泛閱讀組（高級組）優異獎

得獎學生：何美儀

就讀學校：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閱讀書籍：呼蘭河傳

作者：蕭紅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那些破敗而又鮮活的生命— 讀蕭紅《呼蘭河傳》

初識蕭紅，是在淺水灣畔，她孤獨而又寂寥的存在，似再見蕭紅，是在《呼蘭河傳》，一字一句，她用穿透紙背的力量，讓呼蘭河這座小城從繚繞的迷霧中浮現了。

「以上我所寫的並沒有什麼幽美的故事，只因他們充滿我幼年的記憶，忘卻不了，難以忘卻，就記在這裡了。」

回憶童年，對大多數作家而言，是五彩斑斕的。但在蕭紅筆下的呼蘭河，是熱鬧的荒涼。呼蘭河是什麼，不過是東二道街，西二道街，灰塵飛揚的路上有幾家碾磨坊、豆腐店、染缸房。路的中間有個泥坑子，每每都會淹死過路的豬牛，居民雖害怕吃到瘟豬肉，但因為窮，也總是找來正當的理由來把淹死的豬搶著抬回家去。在這平凡的生活中，跳大神、放河燈和看野台子戲，是居民難得的娛樂。但在這封建主義的社會下，跳大神是為了祭鬼，人去看戲，也是「借光」的意思。這是小說的開章，蕭紅用形象化

的語言，塗抹出呼蘭河灰暗中隱晦的色彩：人們貪小便宜，愛說八卦，思想仍然被傳統意識所包裹，甚至所謂的娛樂都帶呼蘭河的故事關於這座城，更是一幅眾生相的畫卷。在這座小城裡，人人似是戲台上的角兒，輪番登場，演繹著悲哀而又乏善可陳的人生。他們似是被套上鼻栓的牛，環繞著石磨，任勞任怨、盲目無知地前行。漏粉的那一群和磨坊裏打梆子的，沒日沒夜地勞作，在白晝模糊的邊界為不存在的希望而努力；性情古怪的有二伯，窮的響叮噹，翻來覆去地在嘴上顛倒著罵人的言語；還有賣黏糕的馮歪嘴子，即使死了妻子，即使自己的小家被居民的流言蜚語所埋沒，他還是活下來了，帶著野蠻的生命力……他們是呼蘭河的魂，也是社會底層的泥，既然無人在意，也就湊活著活下去。他們都有著各自的苦難和遺憾，但誰的一生又可圓滿呢？不過是依靠著盲目的韌性來消化這些悲哀。

不可否認，「人」是《呼蘭河傳》裏的一個重要意象，他們的思想、行為，都被打上了深刻的時代烙印。蕭紅敏銳地運用了四五歲女孩仍帶童真的視覺，道盡了封建主義社會下女性角色的困局。故事中讓人最深刻的角色應是老胡家的小團圓媳婦，作為青春洋溢的十二歲女孩，她漂亮、結實，辮子又黑又長，紅潤的臉頰上映著涉世未深而獨有的純樸善良。而這

擰她大腿、用燒紅的鐵烙她腳心，並堅稱她「得了病」；那些圍

觀的人群呢？他們懷著「慈悲為懷」的心，積極地為治療小團圓媳婦的「病」出偏方，逼她用滾燙的熱水洗澡，並饒有興致地觀賞。

作者曾詢問過祖父，為什麼不讓她和小團圓媳婦玩？祖父說：「她有病。」作者童言無忌地反駁：「她沒有病，她好好的。」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當然知道小團圓媳婦沒有「病」，「有病」的是那個傳統閉塞的社會。蕭紅用現實得讓人心驚的筆觸，表現了傳統思想對女人的「謀殺」，使其一生都要遵守著「三從四德」和受不合理的禮教約束。她們沒有「見人不知羞」、「一次吃三碗飯」便被胡亂賦予荒謬的病症，受到婆婆的嚴加管教，這是那個時代女性的悲哀處境。從書中回想當下，到底蕭紅所批判的對於女性的壓迫還存在嗎？很可惜，「男主外，女主內」這種「分工明確」的又號仍然盛行。而當女性在三四十歲仍未組建家庭，便會被貼上「剩女」、「中女」的標籤，這和因為能幹而被當成「有病」的小團圓媳婦的處境不是同等可嘆的嗎？翻閱近期的新聞，我們也不難看到有個別的外國政權還正在剝奪女性受教育的權利，禁止女性從事家庭以外的工作。有些人從鐵屋子裡走出來了，有些人決定留下來。令人悲哀的是，壓迫女性的理由只是變得更冠冕堂皇了。

細細想來，比起老胡家對小團圓媳婦的壓迫更可怖的，是圍觀人群愚昧的善良。蕭紅對這座城和這裡的人懷有無盡的悲哀和憐憫，她批判他們的愚昧封建，也悲憫他們愚蠢的良善。若要形容老胡家是一部壓榨機器，那些圍觀的和熱心腸出主意的每一位呼蘭河居民乃是壓榨機器的頭號零件，在不自覺間被上緊螺絲，一點一點壓碎小團圓媳婦的靈魂。在當今社會，我們仍然陷入在了這種「愚民的狂歡」中。在資訊爆炸的年代，每個人都可以隱去身份，化身「公義的使者」，在線上大肆舉行「網絡公審」。一個人若想要建立信譽，需要長年的積累；但若想毀掉一個人的聲譽，只需要兩行文字和幾個浮誇的表情符號。我們極易被人煽動情緒，因一時的熱血而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但這些失去了事實判斷的情緒宣洩，真的是所謂的「正確」嗎？或許，這只是第二個吃人的社會罷了。

讀畢此書，我從這些具有份量的文字中感受到了呼蘭河撲面而來的氣息，如寒風中冰涼的空氣。蕭紅應該是思念著呼蘭河的，她愛祖父的後花園，那些裊裊婷婷的花朵綠葉，那些草長鶯飛的二月天，和祖父逗她陪伴她的童年時光；她也是徬徨的，呼蘭河社會的愚昧落後，使其終究難以成為她的精神故鄉。而身為讀者的我們有幸進入了呼蘭河的世界，看到那個時代的悲哀，並獲得對當今社會的啟示。幾十年過去，呼蘭河還是在那裡，在永

恆的文字中，帶著這座城的生生死死、悲喜與共，向前流淌著了罷。

我想，蕭紅應不再寂
了。